

跨世纪文丛

KUASHIJI WENCONG

长江文艺出版社

叶兆言著

去影

莎莎梦见自己正在大海里游泳，好温柔的海水，阿潘游到她身边，不安分的手指，在她身上让人心乱地乱动。温柔的海水和蓝天一样蓝，一样无边无际。海鸥的影子从天幕下滑过，海面上似乎跳起了一条鱼，是一条五彩缤纷叫不出名的小鱼。她觉得小腹那涨得难以忍受，一泡尿仿佛受了海水的引诱，迫不及待要想涌出来……

——叶兆言《蜜月阴影》



2 033 4819 0

● 跨世纪文丛 ●

去 影

叶兆言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 033 4819 0

鄂新登字 05 号

去 影

叶 兆 言 著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湖北公安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375 印张 2 插页 240 千字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5354—0649—1

I·566 定价:6.50 元

213132

作者简介

一九五七年生，籍贯苏州，生长在南京。儿时在农村读过三年小学。高中毕业，进一家极小的工厂当钳工，连头带尾四年。一九七八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分配至金陵职业大学当教师。一九八三年考取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攻读现代文学专业，获硕士学位。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一年初供职于江苏文艺出版社，当编辑。现在是江苏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一九九〇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发表小说一百多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死水》，中篇集《艳歌》、《夜泊秦淮》、《枣树的故事》、《路边的月亮》（已发稿）、《采红菱》（已发稿）等。曾获全国中篇小说奖、《钟山》优秀文学奖、《上海文学》奖、《时代文学》奖、“双沟”散文奖。一九九〇年获 届江苏文学艺术奖。一九九二年获上海首届“中长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

60072/37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作为这种变异和发展的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阔大,独一无二的选择让位给多种多样的选择。现实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在现实主义之外,又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和实验,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苑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艺术景观。尽管还有干扰,甚至还有禁锢,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文学整体的生产力,毕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变异和发展,我们充满深深的怀念,但我们更寄希望于未来——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岁月和二十一世纪更长的岁月,我们相信,未来的文学一定会获得更新、更好、更大的变异和发展。

《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

《跨世纪文丛》将不拘一格,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

新成果，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散文、诗歌、纪实文学、文学论著等。不分作家的 sizes，不论名次的先后，不计作品的长短，只要是创造性的成果，均将适当予以接纳。

《跨世纪文丛》将立足当代，放眼未来，既弘扬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倡导开放性、探索性和多样性。在选择标准上，将坚持美学—历史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看重其文学性，又要看重其包容的文化内涵。历史深度和思想力度，既要重视其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

《跨世纪文丛》由我的青年朋友，现在武汉从事文化出版工作的彭想林率先倡导，随即便得到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田中全、周季胜和该社《当代作家》编辑部诸位同仁的热情支持。在当今纯文学书籍市场行情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他们毅然作出出版该文丛的决定，并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和风险，这使我深为敬佩。我想，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所倾注的热情，一定会获得广大读者的积极报偿的。

我应邀充任《跨世纪文丛》的主编，实在力不从心，但想到有许多作家朋友的积极支持，想到有王蒙、洁泯、谢冕等诸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做我坚强的后盾，我便毅然挑起了这份重担。王蒙、洁泯、谢冕、田中全诸位应承担任本文丛的顾问，更使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由衷的喜悦。

愿《跨世纪文丛》为读者带来新的文学信息，愿《跨世纪文丛》能满足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跨世纪文丛》将属于所有跨世纪的广大文学读者和书籍爱好者！

1992年4月末于武汉

总序——

跨世纪的机缘

谢冕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这些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晓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此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痕的记忆，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

可预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漩的古老舟船……我们承受的是让人惊怖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撻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做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当然，也可能是《跨世纪文丛》所作的一种追求！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

于燕园

目 录

《跨世纪文丛》缘起	陈骏涛 (1)
总序：跨世纪的机缘	谢 冕 (3)
蜜月阴影	(1)
悬挂的绿苹果	(21)
枣树的故事	(69)
艳 歌	(130)
去 影	(175)
漓 肇	(238)
状元境	(275)
跋	丁 帆 (346)
附录：叶兆言作品目录	(354)

蜜月阴影

灾难是从甜蜜的梦乡深处，悄悄逼近莎莎的。莎莎梦见自己正在大海里游泳，好温柔的海水，阿潘游到她身边，不安分的手指，在她身上让人心乱地乱动。温柔的海水和蓝天一样蓝，一样无边无际。海鸥的影子从天幕下滑过，海面上似乎跳起了一条鱼，是一条五彩缤纷叫不出名的小鱼。她觉得小腹那涨得难以忍受，一泡尿仿佛受了海水的引诱，迫不及待要想涌出来。蓝天上浮动着几朵白云。很难说是因为阿潘的鼓励，事实上，她自己也很想在这暖洋洋的海水里撒撒野。海真是太大了。她充满了一种痛痛快快发泄一下的欲望。

大腿之间流过的一道暖流，好像是一道清泉，好像是咖啡壶里倾倒时冲出的蒸蒸热气，又好像电影镜头上慢慢膨胀开来的鲜花。那是奇妙轻松肆无忌惮的一瞬间。她深深地喘了一口气，突然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这是蜜月旅行的第一夜，住在阿潘的女同学安娜家。莎莎和安娜睡一张大床。晚上临睡时，安娜一边换床单，一边问她是否和阿潘一起睡。莎莎想起母亲出门前的关照，让她千万注意借宿不应同房的禁忌，红着脸说用不着。

安娜笑着说：“没关系，我们不讲究这些，真的没关系。”

“不，我就和你睡。”莎莎明白安娜和她一样，也知道有那样一种禁忌。既然是知道，她就更不应该打破禁忌。借宿别人家最好客客气气，尤其是借住在新婚丈夫的女同学家。她的脑子里一阵不安分的乱，脸不由地红得更厉害，很有些慌张地换上了睡裤，往被子里钻。在似躺下非躺下的时候，她无意中打了个咯噔，自己吓了自己一跳。她注意到了大红的绸被面上有朵非常熟悉的大花朵。非常熟悉的大花朵像蜜蜂的刺一样狠狠蜇了她一下，潜意识中深藏的记忆一闪而过。她想起了十七岁时出过的一次大洋相，那次也是盖着这么一条大红的绸被面，红得热烈红得疯狂，她和一起睡的表姐说话说得很迟，睡觉前，表姐说：莎莎，我那女儿都快十岁了，还尿床。

“尿床？”

真是有趣的话题。已经睡意朦胧的莎莎顿时格格格大笑起来，她的笑引起比她大了近十岁的表姐的不满，表姐说：不要笑别人了，你快十岁的时候，还不是尿过床。

“我，我没有。”

“没有，还没有呢，就是有！”

“就是没有，你瞎说。”莎莎记得当时她困极了，呵欠连天，上下眼皮粘在一起分都分不开。十岁时她的确尿过床，但是已经十七岁的她不想承认，时过境迁，她早出落成了一个漂漂亮亮的大姑娘，为什么还要对那遥远的过去依依不舍耿耿于怀。表姐喋喋不休地又说了句什么，莎莎走入了梦乡，从梦的边缘，渐渐进入到了梦的深渊。这一年她十七岁，十七岁的她和表姐睡在一起，夜深人静，不远处传来火车开过的呻吟，一道热流在她大腿间蔓延开来，她还未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表姐激动人心地大叫起来。

尿床成了蜜月旅行的灾难。在这场尴尬的灾难面前，大家都有些惊慌失措哭笑不得。这实在是一场恶梦。和十七岁时发生过的事一模一样，做为新娘子的莎莎，在丈夫的女同学家里水漫金山出尽洋相。好大的一泡尿，大得让人难以置信，大得可以写进吉尼斯纪录。安娜没有像莎莎的表姐当年那样激动人心地大叫，她有些犹豫不决，慢慢伸出手，推了推莎莎，不知道是否应该把她叫醒。已经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的莎莎悲痛欲绝，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如果是场恶梦就好了，然而却绝不是做梦。

“唉呀，怎么湿了？”安娜试探性地问道。

莎莎一动不动，她为自己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丑，吓得不知怎么办才好。

安娜又小心翼翼地推了一动不动的莎莎。

莎莎动了一下，双手捂脸，失声痛哭。太丢脸了。太丢脸了，为什么这不能是一场恶梦。就是做这么一场恶梦也够悲惨的，何况还是货真价实残酷无情的现实。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直往下掉，她紧紧地捂着脸，哭得喘不过气。不知所措的安娜揭开大红的绸被面，看见莎莎身底下湿湿的一大摊，那条印着粗花纹的睡裤除了裤脚管，湿得能够拧出水来。

莎莎翻身坐在床沿上，随着空气的震动，一股刺鼻的尿臊味直往安娜的鼻子里钻。安娜充满同情心地看着莎莎，全心全意为她感到难过，打了个寒颤，安慰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当心着凉。”

莎莎的确冻得人发抖，湿漉漉的睡裤透心凉地粘在她身上，在她的身后，尿床留下的痕迹仿佛摊着的一张欧亚大陆地图。

“没关系，真的没关系，”安娜反反复复地只能用同一句话安慰她。

“我，我，太丢人了——”

“可能你是太累了，这真的没关系。”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莎莎猛地一阵哆嗦，眼睛里流露出了一些绝望和恐怖，“我也不知道怎么就会这样了。”

“你放心，我偷偷收拾好，保证不让一个人知道。”安娜开始变得镇定自若，“穿上衣服，当心别着凉了。我收拾一下，没人会知道。”

“对不起，”莎莎充满了感激，看着忙乱着的安娜，她真想扑在她身上再哭一场，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你放心，这事不会有别人知道。”

她们房间的灯光和压低了嗓子的说话声，引起了睡在隔壁的两位丈夫的注意，阿潘悄悄地去了趟厕所，抽水马桶拉得哗哗乱响，然后走到她们房间的门口，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喂，还不睡觉。”

房间里没人答话。过了一会，灯啪的一下，灭了。

他们原来计划在这个城市玩上个三五天。这是个新发展起来的商业城市，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千里迢迢地赶来买东西。莎莎突然提出的第二天就要离开这个城市的决定，让大家都吃了一惊。这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决定，阿潘刚试图提出异议，莎莎斩钉截铁地说：“你不走，我一个人走。”

“怎么啦，莎莎，”阿潘不知道发生了事，眼睛瞪在那，又想笑，又笑不出来，偷眼看了看安娜，“要走，当然一起走。”

安娜和她丈夫极力挽留，很快便意识到无能为力，安娜意味深长地还了阿潘一眼，笑着说：“那好吧，真要走，我不留你们。”除了安娜自己，这意味深长的一眼，在周围几个人的表情上立即引起反响。莎莎的脸刷地就红了。红得太过分，想掩饰

都掩饰不了，安娜的丈夫不放心地盯着阿潘看，他显然注意到了阿潘在安娜的注视下坐立不安。

直到晚上住进当地旅馆，上床入睡，做所有新婚夫妇要做的那些事，阿潘都坚信莎莎是因为听安娜说了什么，虽然还是在蜜月里，他对莎莎的小心眼和任性却早有领教。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怀疑她是打翻了醋坛子。选择住在安娜家完全是个心血来潮的大错误，为了省点住宿费，而使蜜月过得不愉快，实在得不偿失。很可能安娜别有用心，谈笑之间，向莎莎透露了他和她有过的非同一般的那段交往。安娜是个很厉害的女人，和谁都是差一点就可能弄假成真。在大学时，她同时和好几个男生保持似恋爱非恋爱状态。非同一般的关系，把几个围着安娜转的男生搞得晕乎乎团团转，争风吃醋只差动拳头动刀子。大学里看得过去的女孩子是稀有动物。

很可能安娜会告诉莎莎，说阿潘当年曾经追求过她，或者反过来说她追求阿潘。她完全可能这么做。告诉一个男人说另一个男人对她有意思，这种战术他再熟悉不过，也许是无意之间，说漏了嘴。也许根本就是存心。莎莎比安娜更漂亮更年轻，很可能因为妒嫉，安娜故意要说些话，让他们的蜜月过得不愉快。自从离开安娜家，阿潘一路小心翼翼，偷偷地在莎莎乌云密布的表情上寻找答案。根本买不到当天的火车票，甚至连第二天的票也没有，他们像流浪汉一样到处乱转，到晚上不得不随便找一家旅馆歇下来。

他们要了一个条件非常差，价钱却绝对不便宜的双人间，各自马马虎虎地洗洗，混身散了架似的赶紧往床上躺，那是一张属于伪劣商品的席梦思，人一上去就吱吱嘎嘎乱叫。

“莎莎，你今天到底怎么了，”憋了一天，阿潘还是忍不住，伸出胳膊去搂她，猛地一个翻身，压在莎莎身上。

席梦思不安分地乱叫。有些心虚的阿潘不敢再动。偷偷看了一眼莎莎，见她两个眼睛痴痴地瞪着天花板，眼神里全是忧郁和委屈。

稍稍动了一下，吱吱嘎嘎的声音让阿潘哭笑不得。

“是不是安娜和你说了什么？”

“她和我说了什么了？”莎莎的眼睛依然望着天花板。

阿潘脸上做出一种哄孩子的表情：“她和你说什么，我怎么知道。你不要听她瞎讲——”这话刚出口就有些后悔，简直是不打自招，也太心虚。

莎莎仿佛是陷入到了遥远历史的沉思中。

吱吱嘎嘎乱叫的席梦思，对阿潘来说已经形成不了什么障碍。莎莎的沉默和席梦思的乱叫，就像是来自两个世界的对话。一问一答的对话使他变得有些毛躁。莎莎忽然有些不耐烦：“喂，你把灯关了！”

席梦思叫了不一会便安静下来，阿潘感到有些歉意，一阵巨大的疲倦像飓风似的向他扑头盖脸压过来。尽管新婚手册上提示此时应该对妻子温柔一些，譬如说些体贴话，谈一些有趣的事，然而他无法抵挡瞌睡虫的侵袭。无数个小蚂蚁一样的瞌睡虫，在阿潘的脑子里爬过来爬过去。在他仍然觉得自己不应该睡着的时候，事实上他已经打起了本来不属于他的惊天动地的呼噜。甜蜜的梦中，阿潘无数次地梦到自己和莎莎一道登上了高山。高高的山，直插云霄，太阳远远地探出了一个小脑袋瓜来，一片热烈疯狂的红颜色逐渐扩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壮观，到处都是红的颜色，红得让人睁不开眼睛。

阿潘醒过来的时候，被迎面的灯光刺得眼花缭乱。一时间他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这是间又脏又窄的小房间，破旧的墙纸已经开始剥落，像大小不等的动物耳朵竖在墙上，房客

在墙壁上留的下流文字和漫画比比皆是，一条醒目的标语用圆珠笔写得有棱有角，充满激情意犹未尽。“这一夜，老子过得真快活！”阿潘不知道是自己醒的，还是被莎莎叫醒的。莎莎正坐在那里发怔，穿着那件新买的红羊毛衫，一头长发散乱在肩膀上，半天也不动弹一下，就好像是坐在那让人雕塑的模特儿。

第一夜在旅馆里留下的麻烦并不大。莎莎心有余悸，刚尿了一点点便惊醒过来。她不敢再睡，心烦意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阿潘感到了屁股下面的潮湿，神经紧张地叫了起来：“坏了，怎么湿了这么一大块？”

“我，我尿床了。”莎莎木木地说了这么一句。

阿潘还没睡醒，嘴一咧，差点笑出声来：“别瞎说，可能是我尿床了。”

莎莎低着头不吭声。阿潘坐起来。困意朦胧地研究那湿的面积，兴致勃勃用手掌量了量究竟有多大，不当回事地说：“要死，真的是尿，真尿了？幸好是在旅馆，要是在安娜家就出丑了。”不过他仍然不相信是尿了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眼睛看着莎莎，笑的表情慢慢地僵住，说话也变得结巴了，“真，真真……，尿就尿、尿吧。”

看得出莎莎很难过。阿潘不知道自己怎么办才好，不过他内心却有点小小的高兴。莎莎总是显得傲气十足，能出点这样的小意外煞煞她威风也好。他幸灾乐祸地说：“好哇，随地大小便，得罚款。”

满脸愁云的莎莎被他这话引笑了，头往旁边一拧，手抬起来捂嘴，又作愤怒状回过头来，瞪了阿潘一眼。阿潘忍不住又笑，一边笑，一边扑上前搂住莎莎，在她耳朵边亲了一口。“有

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湿了一小摊吗，”他呵欠连天地安慰莎莎，“没什么，没什么，喂，我们睡吧。”

“明天怎么办？”莎莎心思重重。

“明天还不干了吗。”

“要是不干怎么办？”

“不干又怎么样，难道还能当真罚款？”他随手捞过枕巾，垫在了湿的地方，然后帮助莎莎慢慢吞吞地脱去那件红羊毛衫，像哄孩子似的哄她睡觉。俩人终于头挨着头脚缠着脚并排躺下，席梦思又是一阵不安分的乱叫，阿潘一伸手把灯关了。“睡吧，也不知几点了？明天我们还得玩呢，莎莎，这事你别往心上去。”

过道上好象有人轻轻走动的脚步声，有人骑着车从街上急驰而过，恶作剧地拼命掀铃，接着很响的拉动抽水马桶的声音，突然间又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黑暗中，莎莎心烦意乱，嘀咕了一句：“唉，我真倒霉！”

“你说什么？”阿潘迷迷糊糊都快睡着了，“嗯？”

莎莎在黑暗中叹气。

“睡觉，你还睡不睡，明天不想玩啦？”

“你睡就是了。”莎莎充满委屈地侧转身体，背对阿潘，带着些赌气说，“对不起，影响你睡觉了是不是。”

阿潘跌了个跟头似的，说睡着就睡着，沉入梦乡呼声如风箱，莎莎满腹心思，胡思乱想，到天快亮才睡着。第二天，俩人狠狠地睡了个懒觉，上街转了一大圈，东游西逛，直到吃了晚饭才回来，莎莎依然心思重重，尽管她最大可能地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尿床的阴影仍不时跳出来袭击她，搞得她脸上一阵又一阵发臊，她曾是个高傲的爱整洁的姑娘，连续两天发生的事，真把她折磨得够呛。阿潘显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到哪儿都是兴致勃勃，偶尔发现莎莎还有些耿耿于怀，便轻描淡写